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章台柳

### 第四回 侯節度新蒙敕授 輕娥婢細問根由

話說平盧帥府，氣象雄威，兵甲齊整。一日，大開轅門，鼓吹升帳。主帥坐於虎皮椅上，說：「下官姓侯名希夷，營川人也。身長七尺，學敵萬人，從戎十載，僅得副將平盧。一月前，因那王元志之子，殞身部下，共推我為節度。押衙許俊，義烈超群，驍勇絕世。他道是，六師無主，眾意所歸，勸我權且俯從，以安反側。我就遣他，具表奏聞去了。近聞安祿山這廝，善得虜情，將窺神器，不時竊發，須要預防。日下狼煙暫靜，把軍士們操練一番。中軍官那裡？」有人轉上，說：「中軍官叩見。」侯節度道：「今日開操，你到將台上傳令，中軍操鼓拿旗，四面分營結隊，務要首尾相應。步伐整齊，違者以軍法從事。」中軍道：「得令。」出去宣傳已畢，又吩咐道：「中軍官，再傳令，務要旗幟鮮明，戈矛犀利，弓彎滿月，馬逐奔虹。違者以軍法從事。」中軍道：「得令。」又出外宣述一番。望見許押衙捧著敕書下來，慌忙擺香案迎接。押衙下馬，進了轅門，來至堂上。說：「聖旨已到，跪聽宣讀。皇帝敕攝平盧節度使侯希夷，頃者，禍降平盧，變生肘腋，共戕若主，歸命於卿，爾即暫授本官，毋茲狂狡。雖少嫌於專制，實有利於國家。爾奏以聞，朕心加悅。今就授爾為平盧節度使，兼御史大夫。爾其益懋忠貞，作先敵愾，乃眷西顧，守在四鄰。押衙許俊，面闕之日，進階二級，別有敕行。欽哉勿怨，謝恩。」侯節度謝恩起來，押衙上前打恭說：「久違麾下，恭喜主帥。」侯節度道：「懼難勝任，何喜之有。許押衙，一路上多勞苦你了。聞范陽祿山，頗有異志。」許俊道：「范陽與此處，地相接踵，災近剝膚。有倚主帥在上，料不患他。」侯節度道：「許押衙，軍士們今日我已操演一場，自後，你可常監督他，定要精強，須同甘苦。其不用命者，付軍正司治之。」許俊道：「領鈞旨。」隨各退去。真個王師非樂戰，果然士子慎佳兵。

今朝莫負盧龍塞，他日歸邀麟閣名。

且說韓生，聞知柳姬就是李生畜養的，把那妄想心腸消歸無有，每日在旅館，未免寂寞。忽發歎道：「我韓君平從來慷慨，不會淒涼，近來卻另是一番光景。想我風流出眾，才氣無雙，不能尋個傾城佳人，與他匹配。到如今，功名未就，四海漂零，如何是好。當此春景融和，不奈鄉心忽動。正是：

自在殘花輕似夢，無邊絲雨細如愁。

猛聽門外，嬌滴滴聲音，行來叩門。「待我開門，看是何人？呀，原來是李家女郎。」輕娥道：「相公，你在此何干？」韓生道：「我這裡晝眠。」輕娥道：「莫非中酒？」韓生道：「何嘗中酒。」輕娥道：「非關水酒，定是傷春。」韓生道：「我那裡傷春來。」輕娥道：「前拿去玉合，姐姐奉價十千，以為取酒之資。」韓生道：「這是平樂價了，女郎請坐。」輕娥道：「相公是郎君契友，怎生好坐。」韓生道：「女郎原是大人風範，況且柳夫人有命，道不得個敬主及使麼。」輕娥道：「僭了。相公客舍蕭條，何以娛目？」韓生道：「歸思甚濃，馬首東矣。」輕娥道：「一向與我郎君相處，到不曾曉得相公行藏。敢問幾時到此？」韓生道：「淹留已久。」輕娥道：「莫非尋親？或是訪友麼？」韓生道：「李郎與我傾蓋相與，承他過盼，是沒有的。」輕娥道：「家裡中餽，自然是閨秀佳麗的了。」韓生道：「室中尚無人哩。」輕娥道：「莫非秦樓楚館，有些牽連，故此久留麼？」韓生道：「不欺女郎說，閒花野草，也不到小生眼底。」輕娥道：「久別故園，又無妻室，未免太孤冷了。」韓生道：「小生青年，不愁佳麗。」輕娥道：「只怕就有好消息了。」韓生道：「只怕仙宮鎖定嫦娥，不容人相見，卻怎奈何。即如你家小姐，倒似嫦娥，誰近得他。」輕娥道：「韓相公，你未必近得他，他卻說你不遠哩。」韓生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輕娥道：「姐姐常對我說，韓夫子豈久貧賤之人。」韓生道：「這般說，李王孫有孟嘗君之賢，柳夫人就是偃大夫之婦了。」輕娥道：「他還說得你好哩。」韓生道：「一發見教罷。」輕娥道：「他說你詞藻尤華。」韓生道：「這是誇我才學。」輕娥道：「說你丰姿俊逸。」韓生道：「天生如此。」輕娥道：「你不好不識誇。」韓生道：「小生就話答話，休要認真。」輕娥道：「他還說你相如四壁，卻少麗人當壚。」韓生道：「小姐也想到當壚上了？」輕娥道：「我小姐頗有此意。我來透漏消息。」韓生道：「此是小姐美意，你郎君何如？」輕娥道：「料我郎君，雖無粉黛三千，不少金釵十二，尚堪換馬，何況贈君。」韓生道：「雖如此說，只是小生與李郎，禮則賓主，契合弟兄。極欲攬子之祛，無奈奪人之席。也多難了。女郎，你多多致謝小姐，只恐此生無以為報。」輕娥道：「相公耐心，就是李郎，也有幾分在意的。我且回去，自有分曉。」韓生道：「不送了。」此時不禁喜出望外，惟有專聽好消息也。下卷分解。